

中国古典名著

辛弃疾词



辛弃疾词
淡烟流水
若又字乃水

中国古典名著

③②

主 编 齐豫生 夏于全

辛弃疾词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名著/齐豫生,夏于全主编。—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3

ISBN 7-5385-0392-7

I.中... II.齐,夏 III.古典名著-中国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887

中国古典名著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字数:5000千字

印张:400 2006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套

ISBN 7-5385-0392-7/I·405

定价:1280.00元(全60册)

目 录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1)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绿树听鹈鴂)	(3)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野棠花落)	(6)
汉宫春·立春日(春已归来)	(8)
鹧鸪天(千丈阴崖百丈溪)	(10)
贺新郎·赋琵琶(凤尾龙香拨)	(12)
摸鱼儿·暮春(更能消、几番风雨)	(14)
鹧鸪天·送人(唱彻《阳关》泪未干)	(17)
满江红(过眼溪山)	(19)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	(2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	(23)
贺新郎(老大那堪说)	(26)
贺新郎(细把君诗说)	(29)
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	(31)
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绕床饥鼠)	(33)
西江月·夜行黄边道中(明月别枝惊鹊)	(34)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	(36)
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	(38)
玉楼春(何人半夜推山去)	(41)
卜算子(刚者不坚牢)	(43)
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	(44)
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	(46)

念奴娇(我来吊古)	(48)
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	(51)
鹧鸪天(晚岁躬耕不怨贫)	(54)
汉宫春(亭上秋风)	(55)
汉宫春(秦望山头)	(58)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60)
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老来情味减)	(64)
祝英台近·晚春(宝钗分,桃叶渡)	(67)
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	(68)
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枕簟溪堂冷欲秋)	(70)
满江红(倦客新丰)	(72)
沁园春(叠嶂西驰)	(75)
摸鱼儿(望飞来、半空鸥鹭)	(77)
菩萨蛮(青山欲共高人语)	(80)
生查子(悠悠万世功)	(82)
鹧鸪天·代人赋(陌上柔桑破嫩芽)	(83)
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	(85)
沁园春(一水西来)	(88)
满江红(直节堂堂)	(90)
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	(93)
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	(94)
水龙吟(倚栏看碧成朱)	(97)
霜天晓角(雪堂迁客)	(99)
满江红(快上西楼)	(101)

目 录

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	(103)
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105)
鹊桥仙(松冈避暑)·····	(107)
浣溪沙(北陇田高踏水频)·····	(108)
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	(110)
鹧鸪天(鸡鸭成群晚未收)·····	(112)
水调歌头(客子久不到)·····	(113)
清平乐(少年痛饮)·····	(116)
浪淘沙(不肯过江东)·····	(117)
水调歌头(带湖甚吾爱)·····	(119)
沁园春(杯,汝来前)·····	(122)
鹊桥仙(溪边白鹭)·····	(124)
清平乐(连云松竹)·····	(126)
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千峰云起)·····	(127)
满江红(点火樱桃)·····	(130)
行香子(好雨当春)·····	(132)
鹧鸪天(掩鼻人间臭腐场)·····	(133)
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	(135)
瑞鹧鸪(江头日日打头风)·····	(137)
沁园春(老子平生)·····	(139)
最高楼(吾衰矣)·····	(142)
卜算子(千古李将军)·····	(145)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首词是宋词中的不朽之作，乃辛弃疾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在建康做通判（州府行政长官的助理）时所作。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赏心亭，据《景定建康志》载：“赏心亭在（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览之胜。”作者来到建康前后，一直备受压制，词中倾注了其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上阕写景，高远寥廓，景中寓情，沉郁悲壮。下阕由写景抒情转到言志，婉转深沉，令人悲叹。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楚天：建康古属楚地，故称。句意为：楚天秋高气爽，秋色绵延无边，万里长江随着漫天秋色滔滔东去。起首二句写楚天秋色，景象壮阔。一写天，一写水，长空浩荡，江水浩淼，为全词营造起一派博大的抒情背景。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遥岑：即远山，指长江以北沦陷区的山。玉簪螺髻，形容山川秀丽。韩愈诗《送桂州严大夫》曾云：“山如碧玉簪。”皮日休《缥缈峰》诗亦云：“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句意为：极目眺望，遥远的山峰似乎在传送着愁恨冤屈，有的高耸如碧玉簪，有的盘簇像螺形髻。此二句写山河之美反引起无边的愁怀，并点明了愁恨的原因：它已沦陷于异族之手。以美景写愁，更见其愁。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

会，登临意。”断鸿：失群的孤雁。江南游子：作者自称。吴钩：春秋时吴国所造的弯刀。杜甫《后出塞》诗言：“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句意为：落日斜挂在楼头，在离群的孤雁声里，我这江南游子满怀悲愤，直望着吴钩宝剑久久把玩，虽然拍遍了九曲栏杆，走来走去，却没有人理会我此刻登楼临眺的心情。此六句意境悲凉，看似心平气和，却壮怀激烈，悲愤填膺。“看”、“拍”二字，用得十分传神。看刀剑是因为词人渴望有机会用它报效祖国，建功立业。“阑干拍遍”，则是古人愁闷时的常有动作。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四谓青州刘概有诗云：“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阑干拍。”“阑干拍遍”四字，压下了千言万语，这一细节表达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焦急心情。可是“无人会，登临意”，众人皆醉我独醒，清醒的孤独，孤掌难鸣的悲哀，令人心碎。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季鹰：张翰字，其任于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纯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见《世说新语·识鉴》）尽：尽管。归未：用提问语表示未归。句意为：别提家乡的鲈鱼脍是多么肉细味美，尽管秋风又吹，但我不会像张季鹰那样因贪爱佳肴便弃官而归的。虽然“无人会登临意”，但是词人并不甘心像东晋张翰那样见秋风而思念故乡鲈鱼的美味，以至弃官退隐，表明了自己以身许国的慷慨心愿。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刘郎：指刘备。句意为：若像许汜只顾置地买房谋私利，恐怕见到了像刘备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会感到羞耻惭愧。据《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载，许汜对刘备讲，他去见陈元龙，陈对他很不礼貌，陈睡在大床上，让他睡下床。刘备说，目前天下大乱，希望你能忧国忘家，可是你想的却是买地置产，“求田问舍”，元龙自然不愿跟你交谈。要是我，我会睡到百尺楼上，让你睡到地下，岂止是上下床的区别。词人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自己不愿意像许汜那样“求田问舍”，忘却国事而忧念家室，让刘备那样的英雄嘲笑，使自己感到羞愧。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流年：年光如流。忧愁风

雨：为国势如风雨飘摇而担忧。句意为：可叹岁月如水，国势如风雨飘摇，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忧伤啊。当年桓温北伐时尚且会感慨小柳树已长成十围，树犹如此，人又如何不老迈、衰微？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条，泫然流泪。”“树犹如此”是桓温北伐路上对时光飞逝的慨叹，词人借此表达了自己功业未建，年华虚度，时不待我的感慨。抒情曲折而述志坚定。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唤取：唤得。红巾翠袖：少女的装束，借指歌女。宋时宴会席上多用歌女唱歌劝酒，故云。红巾：一作“盈盈”。搵：同搵，揩掉。英雄泪：英雄失意的眼泪。句意为：凭靠谁，唤来红巾翠袖的歌女，拭去英雄失志伤时的热泪！壮志未酬，世不我知，英雄末路，词人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搵英雄泪”，这是辛酸而无可奈何的悲叹，读之令人泣血。

词人本是意气风发的抗金义士，二十三岁南渡以后，一直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更苦恼的是没有人了解他的远大志向。“无人会、登临意”、“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这是词的主旨，也是最沉痛的呼号。全词围绕这几句而铺陈叙写，沉郁悲壮，情景交融，用典贴切，感人肺腑。有人把这首词比作王粲的《登楼赋》。就思想内容来衡量，其忧怀国事的哀愁似乎要更深广一些。

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鹧鸪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

绿树听鹧鸪，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
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
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
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

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
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这是一首很负盛名的送别词，时辛弃疾闲居瓢泉。辛茂嘉是词人之族弟，他南归宋室本为北伐抗金，结果反被贬到更为偏远的广西。因此本词非一般的赠别之作，而是借题发挥，抒发国家兴亡之深沉感慨。上片借汉朝的和亲讽刺了宋朝一贯对敌妥协的政策；下片以匈奴、强秦喻金，借李陵、荆轲的事迹寄寓自己壮志不酬的苦闷。写法别具一格，切题的末一句，尤其值得揣摩。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鹧鸪：鸟名，鸣于暮春。鹧鸪：鸟名，鸣声凄切。杜鹃，又名子规，相传为古蜀帝杜宇所化，鸣声哀切。句意为：听着绿树荫里伯劳鸟凄厉的叫声，心里真是难以忍受，鹧鸪鸟“行不得也哥哥”的啼叫刚刚才停住，杜鹃鸟又发出了“不如归去”的悲号。鹧鸪、鹧鸪、杜鹃三鸟鸣声皆凄切哀怨，此三句以三鸟的悲啼起兴，哀叹大好春光的消失，渲染出一派凄凉的气氛，为全词定下了感伤的基调。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芳菲：即香花。句意为：一直啼鸣到春天归去，芬芳的百花都已枯萎，无处寻觅。屈原《离骚》云：“恐鹧鸪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百花凋零，繁春逝去，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悲切哀痛。“苦恨”二字，正是词人内心愁苦的反映。

“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算起来这桩桩件件的憾事怎么也抵不上人间生离死别的痛楚，你看汉王昭君骑在马上弹着琵琶，奔向黑沉沉的塞外荒原，那情景是多么凄凉；陈皇后阿娇退居长门别馆，坐着翠碧的宫辇辞别皇宫金阙时，那情景又是多么辛酸；春秋时卫国庄姜望着燕燕双飞，远送被休弃去国的归妾时，那情景又是多么的痛苦无奈。此几句以“算未抵”一笔转过，对比人间离恨，叙写了汉王昭君出塞、陈皇后被贬、春秋戴妫归国这三位女子红颜薄命的恨事。“马上”句，指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石崇《王明君辞序》云：“昔公

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即昭君），亦必尔也。”“长门”句，写汉武帝时陈皇后（小字阿娇）失宠，退居长门宫。翠辇：用翠羽装饰的宫车。金阙：皇帝的宫殿。“看燕燕”两句，语出《诗经·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毛传说：“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词人以这三位薄命红颜凄恻的送别场景暗衬了其送别族弟时的情景同样令人伤感愁惨，蕴含深刻。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句意为：汉代名将李陵身经百战，却因兵败归降匈奴而身败名裂；当年他在河梁上送别苏武时，回头遥望万里之外的故国，想到从此将与好友永远隔绝，那情景是多么让人痛不欲生。汉武帝时，李陵率领少数部队与匈奴连战十余日，“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因而失败投降（见司马迁《报任安书》）。“声名裂”，是说他投降匈奴，毁掉了声名。“向河梁”两句，写李陵送别苏武。李陵《与苏武诗》曾云：“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这里化用李陵旧事，意谓着族弟是含冤被贬，此别形同生离死别，相见无期了。含蓄深沉，令人叹惋。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当年荆轲毅然前往秦国行刺秦王，临行前，在那秋风萧瑟的易水畔，送别的宾客素衣素冠像一片白雪。正所谓勇士壮别去国，慷慨的悲歌无尽无歇。《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出使秦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亦不顾。”萧萧：风声。壮士：指荆轲。未彻：没有结束。此处又用燕太子丹及宾客为荆轲易水送别，赴秦刺杀秦王的典故，暗寓了词人壮志未酬，抱负莫展的愁怀。

“啼鸟还知如许，料不啼清泪长啼雪，谁共我，醉明月！”句意为：啼鸟若知人间有如此多的悲恨离愁，料想它不会再悲啼清泪，而总是不停地悲啼着鲜血。如今嘉茂弟远别而去，还有谁与我饮酒共醉赏明月？不知：如果知道。如许恨：指上述那许多“人间离

别”的恨事。白居易《琵琶行》诗云：“杜鹃啼血猿哀鸣。”此处“长啼血”显然是化用其意。“啼鸟”二字，把思绪从“人间离别”的陈年往事中收回到现实中来，照应了起首的暮春鸟啼。经过这一番浓墨重彩的渲染，至此才点明了作词的本意，兄弟分离之愁惨，其情谊之真挚深厚，溢于言外。

辛弃疾对茂嘉族弟的被贬，感触很深。通过怀古来写别词，便意味着不是倾诉兄弟的私情。全词以残春的啼鸟作为依托，列叙古代美人英雄辞家去国而铸成的千古莫赎的恨事，以抒发心中的慨叹。词中上片写了三位薄命红颜的恨事，下片又接着写了李陵、荆轲两位失败英雄的悲剧。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说：“上半阙北部旧恨，下半阙南渡新恨。”不无道理，但太机械。其实，前段后段并无界限，浑然一体。词中引用大量历史人物的故事，无非暗讽南宋朝廷对金妥协的政策，寄寓自己壮志难酬的凄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本词“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虽多溢美，但亦中肯。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划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经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此词当作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春，时稼轩以江西安抚使奉诏入京任大理少卿，清明前后赴临安途经东流村时作。东流，县名，在今安徽省西南部，地处长江水边。词人从前曾经在此地，有过一段难忘的艳遇，如今故地重来，目睹人去楼空的景象，倍感无限惆怅，感慨万端，遂写下了此词。上片写旅途的凄寂，以及对往

事的回忆。下片写对旧日恋人的思念及寻觅不见的惆怅。全篇婉约而沉郁，很能体现辛词风格中婉约的一面。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野棠：野生的棠梨。句意为：野外棠梨花纷纷凋零，时序又匆匆过了清明。起句点明季节，那本是恋情骤发的时光。“野”字与“花落”二字，渲染出了一派凄清的氛围。“匆匆”，写出了时光流逝之迅疾。“又”字，暗含着词人曾在这“清明”时节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词人用字精准，起笔不凡。

“划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划地：宋元词习用语，意为“无端”、“平白无故地”。欺梦：犹言惊梦。句意为：东风无端地欺扰着我这位远客的美梦，枕上心怯难眠，寒气浸透了云母屏风。此二句抒写词人独宿孤馆时的寂寞情景。词人言东风欺他，用语别致，形象地传达出此时低沉、萎靡的孤寂心境。而从梦中惊醒，枕上寒怯，亦正照其心中之凄冷，郁结排遣不去，从而开启下文。

“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觞：即酒杯。句意为：在弯曲的河岸我们曾举杯致意，将马儿系在垂杨柳旁，当年在此地依依惜别的情景是多么让人难以忘怀。

“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而今楼阁已空，人去无影，只有飞燕能诉说往日这里的情景。唐时白居易曾作《燕子楼》诗三首，其序略谓张建封守徐州，娶妾关盼盼，曾为白居易歌舞。张既歿，盼盼居张氏旧宅燕子楼，十年不嫁。终不食而终。苏轼《永遇乐·夜宿燕子楼》词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此处化用其意。词人夜宿孤馆，忆起旧日欢乐事，目睹眼前人去楼空的凄凉景象，倍感凄清。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绮陌：繁华之街市。纤纤月：喻美人之纤足，即指美人。句意为：传说繁华的街道东端，有行人曾经窥见过帷帘下那双如秀月般的纤纤秀足。人去楼空，佳人不再，令人惆怅。此处笔锋一转，写听说曾有人见过旧时故人，尽管只是见到一双纤纤足，却给人带来些许抚慰。可见词人的恋旧情结是多么深沉。

“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又叠。”旧恨如一江春水奔流不息，新恨又千重万叠如云海群山堆积。李煜《虞美人》词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此处化用其意，写词人今日的怅恨，进一步传达出他对这段美好艳遇的留恋、难以忘情之情。

“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料想今后，即使能在筵席前与她重逢相见，恐怕她已像镜中之花难以攀折了，而且定会吃惊地问我，近来又增添了多少白发？这些全是词人无可奈何的幻想，聊以自慰而已。最后以平添的白发作结，更给人以无限的伤感。

全词将所见、所闻、所思、所盼交错抒写，营造出浓烈的怅恨氛围。全篇含蓄婉转，词中无一处直写佳人，而佳人无时无处不在，却又一直不可得，给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惆怅，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愧大家之作。

汉宫春·立春日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这首词从内容上看，当作于南渡之后。这首写立春情景和自己感怀的词章很有代表性。作者在写惜春、恋春及春怨的同时，抒发了功业无成的苦闷和对北方故国的思念，隐晦地表达了对统治者苟安江南的不满。上片写立春的景象和今不如昔的感慨；下片再推进一层，“却笑东风”忙于熏梅染柳，讥讽更加形象而明朗。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春幡：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彩绸为花、蝶等状，插于妇女之鬓，或缀于花枝之下，曰春幡，

也名幡胜，彩胜。句意为：春天已重归大地，美人们的头顶鬓边摇摇颤颤地插戴着春燕形状的彩幡。“春幡”二字点题之“立春日”，描绘了一幅欢乐的春景图。

“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无端地一阵风雨，还不肯收尽残冬的余寒。此二句语意一转，由喜而哀。“无端”表递转，“未肯”则似在说别忘了余寒未收。借以讽刺南宋偏安一隅再妙不过了。

“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年时：当时。西园：北宋都城汴京西门外有琼林苑，又称西园。句意为：去年的燕子，我料想它在今晚定然在梦中回到了故都西苑。此处以燕子的遭遇，指明汴京陷落的现实。燕子之梦亦即词人之梦。

“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黄柑荐酒，即黄柑酿制的腊酒。青韭堆盘，即五辛盘。《本草纲目·菜部》言：“五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和食之，取迎新之意，号五辛盘。”苏轼诗云：“辛盘得青酒，腊酒是黄柑。”句意为：我至今还没有备办好黄柑酿制的美酒，就更别说向亲友馈送青韭堆盘了。此二句从立春的了无心绪和凄苦生活角度，抒发春怨的两重主题：感时、伤怀。

“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那痴顽可笑的东风从此就要忙碌着将梅、柳熏染装扮，再没有一丝空闲。这里，讽喻更加明显，语意更进一层。“熏”、“染”二字凝聚了作者满腔的蔑视和愤慨之情，表达了词人对朝廷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做法十分痛心疾首。

“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待到东风有空闲时，又会跑到镜子里来转变青春，催老红颜。此二句仍属“笑”的内容，笑“东风”愧对人生，写得深沉，耐人寻思。此句之“闲”字紧接上句“闲”字，回环顶真，衔接紧密。

“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解连环：语出《战国策·齐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齐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此喻词人心中郁结的愁情。句意为：凄清的忧愁缠绵不

断，试问有什么人能解开郁结于心中的九曲连环？词人感春伤怀，“清愁”写的是自己报国无门的悲哀。连环结曾有齐王太后以快刀解之，如今自己百解不开，且无人相助，怎能不心生忧伤呢？

“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实在害怕看见那花开花落的愁惨景象，更担心清早时关塞的大雁先我而返回了中原。此二句借大雁先我回归北方而自叹，可谓全篇的点睛之笔。词人二十三岁南渡，指望南宋朝廷能恢复中原，但当权者不思进取，偏安一隅，且自己一直不受朝廷重用，屡遭打击，郁郁不得志，恢复家乡的希望越来越小，今见塞雁北还，怎能不让他伤心落泪，感叹连天呢？

这首词在竭力描摹物象抒发情感的同时，还蕴含着另一种与之相似的境界和情思，似有两重主题，感情凄怆沉咽，描述婉曲，感人肺腑。全篇落笔无尘、韵味深厚，不愧大家之作。

鹧鸪天

徐衡仲惠琴不受

千丈阴崖百丈溪。孤桐枝上风偏宜。玉音落落虽难合，横理庚庚定自奇。人散后，月明时。试弹幽愤泪空垂。不如却付骚人手，留和南风解愠诗。

友人徐衡仲送给词人一张琴，他认为这张琴虽然是用最好的桐木制成，音质优良，也很名贵，但自己用它只能弹出个人的抑郁悲愤，不如给那些能够唱出黎民痛苦的人士，更加有意义，于是作此词说明不受赠琴的理由。徐衡仲，字安国，号西窗，上饶有名孝子。惠，赠送。

“千丈阴崖百丈溪。孤桐枝上风偏宜。”制作此琴的桐木产自千丈高崖下，百丈深溪旁，美丽的凤凰曾在这孤傲挺拔的桐木枝上

栖息过。南朝宋谢惠连《琴赞》诗云：“峰阳孤桐，裁为鸣琴。”古人以桐木制琴为贵，又以产自深溪穷谷的桐木为上品。词人起句即写友人惠赠琴木的生长环境。“千丈”、“百丈”，可见山高谷深，此桐木为制琴之绝妙佳品。传说凤凰非梧桐不栖，次句称此卓然挺立的孤桐于“凤偏宜”，意即凤凰最喜欢栖息，可见此桐非等闲之桐。偏：即最。这两句层层递进，铺写制琴之桐木乃上好绝佳之精品，此琴之精妙可想而知。

“玉音落落虽难合，横理庚庚定自奇。”琴声高雅坚硬，难与诸音相和；质地优良，琴木上的横文也罕见奇特。玉音：即清雅和谐的声音。落落难合：谓琴声独特，与诸音不谐。落落：坚硬美好的样子。“横理”一句，词人自注云：“山谷《听摘阮歌》云：‘玄壁庚庚有横理。’”山谷：即黄庭坚。横理：即木上横纹。庚庚：横貌。这两句从音质、纹理两个角度来夸赞琴，写得声色俱美。

“人散后，月明时。试弹幽愤泪空垂。”在那友人散去之后，月明星稀之时，我试弹一曲，琴声勾起了我的满腔幽愤，让我泣涕连连。这三句是悬想自己抚弄此琴的情景。在这夜深人散，月明清，寂静无声的时候，词人抚琴一首，却弹出了满腔悲愤，以致老泪纵横，与这精美的桐琴是多么地不合谐。幽愤：即潜藏的怨愤。嵇康曾作有《幽愤诗》。词人用良琴弹出幽愤声，可见其心中郁结之深。“泪空垂”，一个“空”字，又写出了词人是多么的孤苦无助，无人赏识、理解。正因为此琴能勾起自己的烦怨，所以词人才“不受”友人赠送之琴。

“不如却付骚人手，留和南风解愠诗。”不如再把这张琴送给那些骚人墨客，留给他们应和像舜帝那样能解读民间疾苦的诗章。即：还，再。骚人：原指屈原，后泛指诗人，此指徐衡仲。解愠：即解除怨恨。相传舜作《五弦琴歌》。《孔子家语·辨乐解》载此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词人称自己弹出的是个人幽怨，不如将此琴留给友人自己，让它去应和那些关心国计民生的诗作。这既是点明“不受”琴的原因之所在，又是对友人的赞誉和期望。